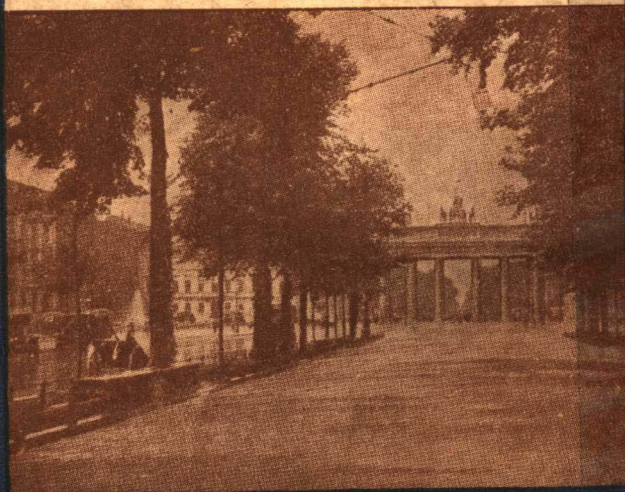


孤 島 閒 書

柏 林 一 丐

一個說明戰爭原因的事故

第 二 回



英 國 皇 后

著

郭 一 定 譯 ★ 新 閒 書 社 版

孤 島 閒 書

第 二 回

英國 Philip Gibbs 原著
郭 定 一 譯

柏 林 一 丐

新 閒 書 社 版

我說話：

「看上帝的份上，先生，您可以給我幾個馬克嗎？」

我別轉了身子，覺得那人的說話很是奇怪，因為他這幾句話雖是向人哀求，却並沒有一點痛哭流涕的聲音，倒是說得興興頭頭，文文雅雅的。

這時候，正是歐洲大戰結束以後的四年上，馬克跌得一塌糊塗，要二十個才換得到一個辨士，因而柏林地方滿街是乞丐。我因為是個英國人，所以在街上跑的時候，常常要被那些面有菜色的可憐虫攔路討乞，可是從來沒有聽見過一個

這一天，我正站在柏林威廉街一家古董舖的門口，賞鑒着窗裏陳列的一些精美的古雕刻，忽聽得背後不知什麼人，打着一口極純熟的英語跟

德國的乞丐用英語跟我說話，或是用這樣的腔調跟我說話。

及把那說話人的相貌一看，我就尤其覺得驚異了。他年紀還很輕，而且相貌非常之姣好，長着個雕像一般的臉盤，一雙水汪汪的碧眼，可是以全部的狀貌而論，他在那威廉街上總覺有些特別，因為當這午後的時光，在那條街上熙來攘往的，大都是一班衣冠楚楚的商人型的德國人，要不就是像我一樣的外國旅客，趁馬克跌價來向各店鋪兜攬便宜買賣的。獨有這個人，頭是好久不薙了，嘴邊長着柔軟鬚曲的鬍子，頭髮蓬亂得結起餅來，長到碰着了肩膀。身上穿的只是一件棕色的蘇布襯衫，領口開着的，下身一條棉布褲，長不到膝，脚上是一雙繩鞋。他手裏拿着一根長長的棒兒，不知從那裏的柵欄兒上折了來的；又因他的頸梗，臂膀，小腿，都一逕的露着，已被太陽晒成了深銅色，所以看他的樣子，很像一個青年的牧人。我又注意到他有一個錫做的口笛，用一條打滿結子的繩子吊着，套在他的頸

梗上。

當我掏出我的懷中小冊時，他又開口了，話是道地的英語，一點不雜外國的口音。

「請你最多給我五個馬克，不要再多。我一天只要二十個馬克就可以生活，所以人家給我的錢，每次多過五個馬克我就不收的。」

「怎麼，我說，二十個馬克你是一定生活不了的罷！」

我說這話時，我是記起了我最近在和丹飯店吃的一頓飯來了。光是那一頓飯，就化了我七百五十個馬克，可是倘若換了英國錢來計算，還是便宜到出奇的。「這是足夠買一點兒麵包的了，」他答道，「有了麵包也就可以生活。您該知道，這兒柏林地方，有的人因為吃得太多，正在毀壞他們的靈魂，旁的人却餓得要死。一個人是不能同時愛上帝又愛肚子的呀。我總覺得，非要叫肉體吃一齣虧，

靈魂才能有自由。」

我給了他五個馬克——拿英國錢算起來還抵不得一個銅子，——他就說，「您給了我這點錢，您的得益是多過了我的，要是您心裏存着慈善心的話。」

我聽了這幾句話，不禁詫異起來，心想這人也許是個瘋子；因為一個人看見別人身上穿得襤褸，却聽他溫文爾雅的講起什麼慈善不慈善，那就不免要把那人當做個瘋子看待。所以我當時的詫異，似乎一面就是我自己那種物質的人生觀的一個招供，一面也就是我們的全部社會法典的一個反映。我看那人當時的心理，分明以為他收了我的錢，並不是他受人的恩惠，倒是他施恩惠給人呢。我是一個被人情世故教壞了的學生，因而碰到了這個不同常人的德國青年，就深深的受到了感觸，很想跟他多談一會了。

「你是怎麼會做起乞丐來的？」我問他。「可是我看你同時又分明是個上

流人，英語講得跟我一樣好，也許比我還好些。」

他很親善的對我微笑了一笑，我看他態度之間含有一種高尚的真純，又有一種的美，我無以名之，只得名之爲表情的美，因而我就得了一個深刻的印象。

「講到我的英語，」他說，「那是因爲我的母親是英國人。也是因爲了我的母親，我才得做一個上流人的。我爲了厭惡我父親的生活方式，這才採取了乞丐這一行，以爲做乞丐比做我父親那一行職業還體面些。因爲我父親做的實在是一種商業上的強盜。我呢，我是跟那些貧苦人們在一道，對他們講幾個好聽的老故事，或是吹幾支好聽的曲兒，因而稍稍給他們一點安慰。您看，我會吹這個口笛。」

說着，他解下他那圍在頸梗上的錫口笛，放到嘴邊，吹了一支快樂的小調——快樂得跟古代的民歌一般，於抑揚頓挫之中流露着人生的愛。當時這個奇

怪的青年在那威廉街上，大英公使館的附近，若無人的吹着口笛，彷彿只有他和我兩個人，在一個德國的樹林裏一般。其時有兩個德國人，像柏林一般商人的模樣，脅下各夾着一隻黑色的扁皮包，從街角轉彎過來，拿梅蔑的眼光對這青年瞪視了一會，便帶着一臉心事似的走過去了。原來這種神情，是當時柏林街上大多數的商人都有，因為他們做的是馬克交易，而其時德國的財政正崩潰得如同山倒，以至於通貨快要等於廢紙，所以人人臉上都現出了心事。

兩個小孩子肩膀上綁着書包，從威廉街上躑躅而來，看見那青年在吹，就站住了聽他，都樂得眉花眼笑起來。他們好像是認識他的，因為他們用德語對他嚷道：「你好啊，孟扎兒漢！」他也用德語回答道：「你們好，小東西！你們要我吹一個最古的德國曲子給你們聽嗎？當初做這曲子的時候，柏林都還沒有造起來，世界上是還有愛的呢！」

「好的，吹吧！」孩子們嚷道。

那德國青年將手裏那條從柵欄上折下來的棒兒對我舉了一舉，像軍人舉刀行禮一般。

「咱們再見吧！」他說。「我想在我們的文明沒有墮入大深淵裏之前，我們總還可以見面的。上帝已經厭惡人們的愚蠢了。再見吧！」

說完，他就打威廉街上走了過去，一路吹着那口笛，一邊一個孩子跟着他。人們和他對面走過的，都要回過頭去看看他，有的帶着微笑，有的帶着侮蔑的眼光，又有一二人則帶着憐憫，以為這麼一個俊秀的青年，可惜竟被貧窮弄到如此的地步。

這是我第一次看見孟扎兒漢。後來人事匆匆，也就把他淡忘了，或只在我的心室裏，依稀恍惚的留着一個怪人的影子吧了。誰知我沒有離開柏林之前，又會

碰到他一次。

有一天晚上，我獨個人坐在和丹飯店大餐室裏的一張小桌子上吃飯。因為沒有一個伴，我頗感到無聊，只得對我周圍坐着吃飯的各色各樣的人物逐一審視。照我看起來，當時那一班吃客的流品之雜，是全世界找不到例子的，裏面雖也不是沒有上流人，但只佔着極少的少數。照我的看法，這一班人已可代表我們近代文明——尤其是戰後的歐洲文明——最有罪惡的一部分了。

那其中大部分是外國人，到這裏來饕餮來的，原來這個用大理石建築的輝煌大飯店，從前連德國皇帝也會做過股東，如今雖已改做共和國，那德皇的高高的雕像還是放在爐台上。這些外國人便是一羣國際的餓鷹，專在歐洲各國的首都窺伺機會，看那一國經濟上起了潰敗，他們就從中去漁利。他們所做的生意，是德國馬克的投機和德國財富的典當；或是跑到中落人家去用廉價收買藝術品，

古董、傢具、珠寶等等；或是趁馬克慘跌的時候，向各店家去收買存貨，等價錢漲的時候再賣出去；又或是要索德國工業上確實的抵押，向德國人高利放債——總之，當德國那樣民窮財盡的時候，他們可以剝削德國人的方法是層出不窮，無奇不有，叫我一時也難以說盡。

當我住在柏林的一箇月中，因馬克往下狂洩，和丹飯店就會漲過三次價，可是價雖漲了，我們拿少數英國先令換了馬克，還仍舊可以吃得很奢侈。例如照那時候的市價，只消四個辨士，就可買到一瓶最上品的萊因酒——就是那種細頸的高瓶子，尋常德國宴會上拿來做最好的裝飾品用的。凡是到這裏來的人，見有這樣便宜的饕餮機會，就似乎肉體和精神一齊都沈溺在裏面了。他們一面用貪饞的嘴，一面也用貪饞的眼睛，大吃大喝著。他們當中的女人，肥胖的手指上都戴滿了從廉價飾物鋪裏買來的戒指。男人則戴着簇新的手錶，閃耀着鑲嵌鑽石的

香煙盒子。當時在我近旁一幫人，男的女的都有，生得異樣的矮小，又非常之粗，嘴巴却都長得非常闊，說着一口夾雜外國腔調的德國話，正在那裏配着菜喝酒，一面對待者們不住地大發雷霆。我想那些侍者見他們這樣無禮，却仍能平心靜氣的服侍他們，真可謂極天下之耐事了。

我正這麼想時，却被一個侍者打斷了我的思緒。他是一個舉動活潑而脾氣和善的小個兒，對於我似乎特別親暱，因為他知道我很熟悉法蘭德斯的危險地點，而他從前是在那地方跟英國軍隊作戰過的。他說他曾在德國軍隊裏當過中尉。我問他為什麼到這裏和丹飯店裏來做侍者，他的回答是聳了一聳肩，並且說，「一個人總是要吃飯的呀！」他又告訴我，那裏的那些侍者有好幾個也像他一樣，是從好人家出身的。他們拿的薪工很少，一個月不過八百五十個馬克，這一點錢，他說在柏林是連一只耗子也養不活的，可是他們從英國人和美國人手裏拿

到一點小賬，也就將就過去了。

「至於現在在這裏的這幫人，」他放低了聲音說，「那是應該關到一間房裏去拿毒氣悶死他們的。我在戰後已是一個和平主義者了，可是這一幫人總叫我不得要起殺心。」

「他們原不是好貨，」我表示同意。

「他們是趁德國的毀滅來肥起他們自己的。」

「德國也還沒有到毀滅的地步，」我說。「我看每一個人還有很多的紙幣，可以買得生活的娛樂。我們英國的狀況倒要壞得多，因為她有那麼些失業的人，那麼些負擔不起租稅的人呢。」

他從桌面上擲去一些麵包屑，拿探問的眼光看着我。「您要知道德國的真相嗎？」他問我。

「這正是我到這裏來的目的呢，」我回答他。

他於是把他所見到的德國實況告訴了我，說話之間頗具一種平靜的熱情，和一種絕對的懇摯。

「我們的國家是在一個大崩潰的邊沿上了。我們這個德國的文明，本來是這麼富有能力和光輝的」——說着他向周圍那大理石의 牆壁上溜了一眼，彷彿它就是象徵着德國工業和藝術的壯麗似的——「如今是站在一個正在腐爛，崩潰，決裂的基礎上了。」

「難道就到了這個地步了嗎？」我表示不信的說。

「現在是只消法國人或英國人把我們輕輕的一推，或是只消命運再給我們一下的挫折，我們就馬上都要掉進一個深淵裏去，而整個歐洲也要跟我們一齊掉進去了。」

「德國還有不少的財富呢，」我說。

「那是紙呀！」他表示不屑的說。「那是從政府的印刷機上印出來給傻子們玩兒的假鈔票呀！德國的人民都是傻子，他們還當它是真的呢。鈔票剛發出來的時候，他們也還買得到東西，這是因為那些開店的人也都是傻子，一時當是它還值得什麼，可是這種鈔票的真價值，實在是一經拿到手裏就會像雪碰到太陽一般消失了。因此誰也不敢把它收藏起來了。今天的一千馬克，一到了後天也許就要值不到五百。鈔票好像一逕在飛着，人家要抓住了它，就馬上把它化掉。從前德國人那種節儉的美德，現在是不知到那裏去了。『吃吧，喝吧，行樂吧，明天我們就要死了！』這已成功了一句格言，就是那些善良誠實的中流社會人當中也在流行着，我看這也實在說得十分中肯。現在除非整個世界都忘記了從前的仇恨；大家肯來援救德國，那末德國這個工業國家明天就得死，而德國死了，歐洲也

就死了。」

「那末這是誰的過失呢？」我問。

他用他那敏捷活潑的態度聳了一聳肩。

「協約國逼得我們太緊了，」他說。「當我們已經倒在地上的時候，法國還要來踢我們一脚呢。可是我們最該抱怨的當然還是德國的政府。這我也可以同意。當初我們的將軍們曾經拿我們的國運在戰爭裏孤注一擲，現在我們的官僚們又用這種和平的方法在這裏賭國運了，一面是開工濫發其紙幣，一面則用假工資來霸佔人民的工業。您看吧，我這都是一個軍人對一個軍人說的實話。」

「你想將來要怎麼樣呢？」我說。

「今年冬天柏林和別的許多城市都要有暴動起來。」

「那末這裏的一部分人又不免要受驚了，」我說。

他笑了一會兒，這才又回復了憂鬱的面孔。突然間，有一件事情使他吃了一驚，他走開去了。同時我也吃了一驚。原來那時樂台上正奏完了一節華爾資舞曲，接着是一片沈靜——但也不過是比較的沈靜，因為許多不同語言的談話聲，以及侍者們工作時的盆碟杯盞聲，還是十分熱鬧的——可是忽然間響起一支錫口笛的小吁聲來了。我是一聽了立刻就認識的。那是那個奇怪的青年乞丐當初在威廉街上對我吹過的口笛聲。

我從一位巨腹賈坐的桌子上看了過去，看見那人已走到大餐間門口兩根大理石柱子的中間了。他還是穿着那一套怪服裝，一件棕色的藤布襯衫敞着領口，一條白棉布的褲子蓋不了膝頭，底下露出一雙棕色的小腿。他那根從柵欄上折下的長棒兒，是在臂彎子裏夾着，像是一個牧人的牧杖，却用雙手捧着口笛在吹。看他當時的樣子，頗像是古代希臘的一個牧童，因迷失了路途，誤從希臘的原